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滿洲源流考卷十五

山川 二

混同江

御製松花江詩

滾滾遙源出不咸

松花江即混同江源出長白山山海經作不咸山

大東王

氣起

龍潛劈空解使山原折接上那辭霧雨添兩岸參差青嶂

印一川榮繆碧波恬地中呈象原檐鼓

松花江以松阿哩烏拉得

名松阿哩者即國語天河也

石辨支機孰是巖

御製松花江放船恭依

皇祖詩韻

隆崇

長白佑維清松花江源山頂生飛流銀河練影明縈迴

千里竹箭輕望

祭申悃和鸞鳴臨江遂命青雀橫水天上下秋光晶馮

夷靜恬濟不驚擊汰直達吉林城滄浪之水義最精  
俯看直欲濯我纓詎必昆明習戰兵隆崇

長白佑維清繼繩

祖烈希景行從流寧為去欣溱泓

御製松花江捕魚

松江網魚亦可觀潭清潦盡澄秋烟虞人技養欲効  
烟我亦因之一放船施罟濺濺旋近岸清波可數縑  
鱸鯉就中鱣鯉稱最大度以尋丈長鬚軒波裏頽如

玉山倒擲又百中誠何難鉤牽繩曳乃就陸椎牛十  
五一當馬舉網邪許集衆力銀刀雪戟飛續繕計功  
受賜即命罷方慮當秋江水寒

魏書勿吉國有大水濶三里餘名速末水

按速末即

混同江亦作粟末

新唐書粟末靺鞨依粟末水以居水源於太白  
山

遼史本紀聖宗太平四年詔改鴨子河曰混同

江

遼史上京臨潢府有鴨子河

金史本紀遼都統蕭嘉哩副都統托卜嘉

滿洲語

也舊作撻

不野今改

將步騎十萬會於鴨子河北太祖自

將擊之

金史本紀收國元年八月上親征黃龍府次混

同江無舟上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

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

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

金史世紀混同江亦號黑龍江

案混同江自長白山北流折而

東與黑龍江會黑龍江出喀爾喀北界東南流與混同江會實係二水合流非一水而二名也

史文殊誤

金史上京路水有混同江松阿哩江鴨子河

按混

同江即松阿哩江遼史又稱即鴨子河金志誤分為三水

金史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冊混同江之神為興

國應聖公立廟致祭

契丹國志長白山黑水發源於此

崇黑龍江並不發源長白

比蓋誤以混同為黑水也

舊云粟末河太宗破晉改為混同

江

按遼史聖宗時始改名混同江  
崇隆禮契丹國志作太宗誤也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古烏舍塞枕混同江洎其源來自廣漠之北遠不可究自此南流五百里

接高麗鴨綠江注海

崇此條外誤尤甚混同江出長白北流會黑龍江東

入海乃云來自廣漠之北南流

會鴨綠蓋據圖臆揣之誤也

元一統志混同江俗呼松阿哩江源出長白北



流經舊建州

詳前部族門及渤海疆域條

西五十里會諸水

東北流經故上京

見金上京條

下達五國頭城

見前疆域

門北又東北注於海

明統志混同江在開原城北一千五百里源出

長白山蒼名粟末河俗呼松阿哩江北流經金

故會寧府下統五國頭城東注於海松花江在

開原城東北一千里源出長白山北流經故南京

城合輝發江混同江東流注海

按混同江發源於長白山北自

吉林東南北流出邊受嫩江折而東北受黑龍  
江南受烏蘇哩江東注於海遼太平四年詔改  
鴨子河為混同江混同之名始見於此土人呼  
為松阿哩江金志作宋瓦江則松阿哩音之誤  
也明統志作松花江則宋瓦之轉音也金史本  
紀有云混同江一名黑龍江指下流交會之處  
言之或以此江名松花而以薩哈連烏拉為混  
同誤也金史地理志既載混同江又載宋瓦江  
鴨子河是不知一江之有三名而誤以為三水  
明統志既載混同江又載松花江是又誤以一  
江為二  
水云

### 鴨綠江

漢書地理志元菟郡西蓋馬縣馬訾水西北入

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一百里

通典馬訾水一名鴨綠江源出靺鞨白山水色似鴨頭故名

通鑑大業八年伐高麗分道並進皆會於鴨綠水西

通鑑貞觀十九年程名振等拔卑沙城遣將耀兵於鴨綠水又龍朔元年契苾何力討高麗高

麗守鴨綠不得濟何力乘堅冰渡水大破之乾  
封二年李勣伐高麗管記元萬項檄文曰不知  
守鴨綠之險高麗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拒守  
唐兵不得渡

遼史聖宗統和二十八年自將伐高麗大軍渡  
鴨綠江康肇拒戰敗之

通考女真世居長白山鴨綠水之源

元一統志鴨綠江在遼陽路東五百六十里按

唐書馬訾水出靺鞨白山西與鹽難水合又西南至安平入於海唐太宗征高麗遣邱孝忠耀兵於鴨綠水即此今考其源出於長白山西南

流經故博索府

見前疆域門

東南入海

高麗圖經鴨綠之水源出靺鞨其色如鴨頭故以名之去遼東五百里又西與一水合即鹽難水也二水合流西南至安平城入海高麗之中此水最大波濶清澈其國恃此以為天塹水濶

三百步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遼水東南  
四百八十里自遼水以東即屬契丹大金以其  
地不毛不復城守徒為往來之道而已

按鴨綠水其色

如鴨頭乃史家傳會之論詳見完顏部條

明統志鴨綠江在遼東都司城東五百六十里

按鴨綠江在吉林烏拉南九百七十里源出長白山西南流與朝鮮分界至鳳凰城東南入海即古馬營水亦名益州江蓋渤海益州所治也見前疆域門

愛呼河

金史烏庫哩

舊訛烏古論今從八旗姓譜改

薩哈

滿洲語小圍也舊說三合

今改海蘭路愛呼河人

金史烏雅

舊訛烏雅今從八旗姓譜改

和羅噶

蒙古語堵圍也舊訛胡里

改今改

海蘭人後徙愛呼穆昆家焉

愛呼舊訛愛也窟今改正

元一統志長白山頂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為鴨

綠江北流為混同江東流為愛呼河

明統志愛呼河源出長白山東流入海

葉元明統志又

俱訛為阿也古今併改考 盛京通志吉林諸河多發源於長白山諸窩集中而自入海者惟

混同鴨綠圖們三江愛呼河自納穆窩集會拉發河入混同江今明統志云入海誤

### 圖們江

金史景祖兵勢稍振圖們

舊訛統門今改正

水溫特赫

舊作溫地辰今據

八旗姓譜改正

部來附

金史天會九年以圖們水以西和屯錫馨珊沁

三水以北間田給海蘭路諸穆昆

崇圖們江在寧古塔城南

六百里源出長白山東北流連朝鮮北界復東南折入海

### 佟佳江



漢書地理志馬訾水西北入鹽難水

集與鴨綠江會流入

海者惟於佳江為大漢書所稱鹽難水當即是也

新唐書鴨綠水西與鹽難水合

元一統志大蟲江在遼陽路發源

原缺縣名

縣東南

龍鳳山分水嶺下東南流經廢博索府

見前疆域門

南流合於鴨綠江

明統志大蟲江在遼東都司城東南四百里源

出龍鳳山南流入鴨綠江

按一統志云佟佳江在吉林烏拉城南八

百二里亦名通佳江南流會鴨綠江即古鹽難  
水明統志有大蟲江疑即佟佳江也今考佟佳  
江源出分水嶺西南流受客爾敏諸水鴨綠江  
自東來會南入於海龍鳳山之名無可考惟鳳  
凰城西北有  
龍鳳臺山

## 遼河

### 御製渡句驪河

句驪舊遼水千載帶遼陽古客曾何在今人引興長  
蒹葭餘敗質汀嶼何蒼茫飲練雙長虹橫臥水中央  
幾箇無心鷗衝波任翱翔戰勲尋堞壘世態驚滄桑

惟此東流水今古無閒忙積素漫兩岸流澌聲琅琅  
誰能呼舴舺捕彼鯉與魴近樹銀為飾遠山玉作裝  
憑興愁峭寒披裘且徬徨常時禁體詩苦吟讀書堂  
奚如眺攬餘萬景箇中藏

御製渡遼水

鏡影照龍旃

橋山展謁旋寧同貞觀后擬揭為開邊

漢書地理志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

一千二百五十里

三國魏志司馬懿伐公孫淵圍襄平會大霖雨  
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竟至城下平地水數尺  
水經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塞過遼  
東襄平縣西又東南過房縣西又東過安市縣  
西南入於海

水經注遼水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東流直遼  
東之望平縣西屈而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

又東逕遼隊縣故城西又南小遼水注之又右  
會白狼水至安市縣入海

隋書開皇八年命漢王諒討高麗軍次遼水高  
麗遣使謝罪乃罷兵

通鑑大業七年諸軍會遼水高麗阻水拒守隋  
兵不得濟命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  
既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丈餘士卒赴水接戰高  
麗乘高擊之為所敗乃引橋復就西岸命何稠

接橋二日而成諸軍進戰於東岸

通鑑貞觀十八年遣營州都督張儉討高麗值  
遼水漲儉等久不得濟次年車駕至遼澤泥淖  
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詔閻立德布土作橋既濟  
撤之以堅士心及師還遣長孫無忌將萬人翦  
草填道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  
役

通典貞觀二十一年李勣破高麗於南蘇班師

至頓利城渡白狼黃嵩二水皆由滕以下勣怪  
二水狹淺問契丹遼源所在云此二水合而南  
流即稱遼水更無遼源可得也

案遼河二源一為吉林之

赫爾蘇河一為潢河又有喀喇沁之土河東流合於潢河水經注稱遼水過房縣西石會白狼水又稱白狼水經古黃龍柳城之北與今土河相合故或疑白狼水即土河然按之水經注亦難一一脗合李勣自南蘇班師南蘇為今復州寧海地去潢河土河甚遠唐書所言未足為據又明志以艾河土河合流為遼河上源尤不足信耳

通典大遼水源出靺鞨國西南山南流至安市

入海

遼史東京遼陽府遼河出東北山口會范河

本原

會誤作為范河源出嘉穆呼山入遼河別條一河也今改正

西南流為大口

入於海

金史遼陽府瀋州章義縣有遼河

元一統志遼河在遼陽路西一百五十里按前

漢地理志遼東郡望平縣下注云大遼水出塞

外後漢書注引山海經曰遼水出白平東郭璞



曰出塞外御白平山

此作御白平與  
今本水經異

今按圖冊

上從咸平府界流經瀋陽府城西北一百二十

里下流入廣寧路境

明統志遼河源出塞外自三萬衛西北入境南

流經鐵嶺瀋陽都司之西境廣寧之東境又南

至海州衛入海

按遼河水源出吉林城西南之  
庫勒納窩集為赫爾蘇河北流

出遼西北統節子河又西南折為潢河會其西

源即潢河也二河合流自開原縣入遼經鐵嶺

入雙峽口分為二曰內遼河外遼河統縣之西  
南復合為一至開城為巨流河亦名句驥河又

作枸柳河又分流復南漚經海城縣西與太子河會遂為三汊河入海水經所稱衛白平山及砥石山皆傳聞未審之解耳

## 渾河 潘水

漢書地理志高句麗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

水經元菟高句麗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於大遼水

水經注小遼水出遼山西南經遼陽縣與大梁

水會又東南逕襄平縣為淡淵晉永嘉三年涸

又逕襄平縣入大梁水

按渾河與太子河會西流合遼河為三汊河故

漢志云入大遼水此云入大梁水疑大遼水之誤與大梁水會已見上文大梁水即太子河也

遼史東京遼陽府渾河在東梁范河之間

金史東京路瀋州樂郊縣有渾河貫德州奉集

縣亦有渾河

元一統志渾河在遼陽路本路圖冊引遼志云

源自越喜國

見前跋  
鴨條

出熊水西北合衆流會淄

水屈曲數千里入於海按地志集畧云源出女真國西流過貴德州由州西流入梁水西南七十里合遼河入於海

元一統志渾河在瀋陽路源出廢貴德州東北西南經瀋州南一十五里遼陽西四十里會太子河合遼水南注於海舊稱瀋水水勢湍激沙

土混流故名渾河今水澄澈遇漲則渾

果元一統志所

稱蓋即一水以圖冊分載而兩存之也或京通志又載有小瀋水俗名五里河在承德縣城

南自來閔觀音閣東發源一名萬泉河流至驪  
子園南入渾河水北曰陽滿陽之名以此明志  
稱一名活水高永昌拒  
金兵於活水者非是

明統志渾河源出塞外西南流至瀋陽衛合沙

河入西南流至遼東城西北入太子河

崇禎河  
發源自

長白山納魯窩集中西北流入英額邊門紐  
興京界內繞咸京之西南至王大人屯與太  
子河會西流會遼  
河為三叉河入海

## 太子河

漢書地理志遼陽縣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

遼史地理志東梁河自東山西流與渾河合為  
小口會遼河入於海又名太子河亦曰大梁水

金史地理志東京路遼陽府遼陽縣有東梁河

國名烏勒呼

滿洲語蘆葦也舊  
作兀魯忽今改正

必喇俗名太子

河宜豐縣遼舊衍州亦有東梁河

梁太子河亦  
名衍水以燕

太子丹匿於衍水故名太子  
河遼衍州之名當取於此也

通考大梁水出塞外西南流注小遼水

明統志太子河源出果羅

舊作幹羅  
今改正

山西流五

百里至遼東城東北五里許折而西南流至渾

河合為小口會遼河入海

按太子河在遼陽州北十五里即古大梁

水一名東梁河源出吉林薩木禪山自葦子峪入邊西南流至州西北合渾河又西至海城縣西北入邊河明志以為出果羅山蓋傳聞之誤

### 沙河

遼史地理志東京遼陽府沙河出東南山西北

流經蓋州入於海

金史地理志東京路澄州析木縣有沙河

按奉天及

錦州水名沙河者凡十有八其源委皆別在承  
德遼陽海城開原復州寧遠者各一在蓋平者  
二在寧海者四在廣寧義州者各三其在遼陽  
者源出王千戶嶺至船城入太子河在蓋平者  
源出雞冠山至小松島入海蓋平即蓋州遼史  
所云當即是此在海城者源出南分水嶺西北  
流入三叉河海城即金澄州  
疑此為金史所稱之沙河也

## 大清河

遼史地理志東京遼陽府有清河

金史地理志咸平路咸平府銅山縣北有清河  
明統志大清河源出三萬衛東北分水嶺南流



經城東南入遼河

其大清河在開原縣東三十里其上游為谷達河出吉林

遼陽阿嶺會覺羅阿魯諸河經拐磨子山即為清河扣河自東來會西入遼河

柴河

金史地理志咸平路咸平府銅山縣南有柴河

新興縣北有柴河

明統志柴河源出瀋陽衛東諸山西流經城北

入遼河

柴河在鐵嶺縣城北二里源出分水嶺至席家莊入遼河

范河

遼史地理志東京遼陽府北至挹婁縣范河二

百七十里

金史地理志咸平路咸平府新興縣有范河

范梁

河在鐵嶺縣城南三十里亦名汎河  
源出嘉穆呼山至瑪峰溝入遼河

### 輝發河

通考契丹時自咸州東北至粟末江中間所居

之女真謂之輝發

舊作回霸今改正按輝發之名始見於此國初輝發國

居輝發河邊因為國號

遼時部名亦當取此

金史赫舍哩

舊作純石烈今從八旗姓譜改

呼喇

蒙古語雨也舊訛明刺今

改輝發川人

明統志輝發

舊訛仄扒今併改

江至海西合混同江

集

發河在吉林城南三百二十里源出納魯窩集即遼吉善河圖們河三屯河合流處東北入混同江圖們河與發源長白之圖們江非一水也

伊七河

金史顏爾琿

滿洲語強壯也舊訛阿徒罕今改正

從攻黃龍府援

照蘇

蒙古語錢也舊訛照散今改正

城夜過伊七

舊訛益褪今改正

水

詰朝大敗契丹兵

明統志伊屯河在三萬衛西北

崇明志訛一禿河又訛一統稱

龍安一統河龍安者隆安之誤遼之黃龍府金為隆州貞祐初陞為隆安府伊屯河正在其地故有是稱 盛京通志伊屯河在吉林城西二百九十餘里源出額赫峯北流出邊東入混同江伊屯門即在河西

伊爾們河

金史温都

舊作温敦今從八旗姓譜改

布拉

滿洲語荆刺也舊作蒲刺今改

正

始居長白山後徙隆州伊爾們河

舊作移里閏今改正

金史瑣都授上京伊爾們世襲明安

明統志伊爾們河在開原城北北流合伊乜河

入松花江

崇明志訛伊遜又訛引門皆伊爾們之轉音金隆州即在吉林烏拉西其

為伊爾們無疑考伊爾們河在吉林西百四十里源出庫勒訥窩集東北流會伊乜河入混同江

小凌河

御製小凌河

顏垣敗壘動經過防禦當年事若何上將生降中左

所監軍坐擁小凌河

明末各路用兵皆有內監監軍若輩擁強兵以自衛驅殘疾使

當戰傾事率由此

一時成敗滄桑易千古興忘感慨多幾許

英雄淘洗盡濤聲依舊送回波

遼史興中府有小凌河

元一統志凌河在大寧路興中州南十里源出

龍山縣楊柳部落流經本州

明統志小凌河源出大寧自廣寧左屯衛西入

境合女兒河及谷喇河入海

按小凌河在錦縣東源出土默特石

翼明安喀刺山蒙古名明安河由松嶺門西入邊南派至唐家臺西入海

### 大凌河

御製大凌河

金根迤邐過初度大凌河戰蹟

當年烈憂懷此日多守成知不易

開創事如何駟牧今銷燧名駒蒸寢訛

大凌河乃當年用武之地今為牧場

矣

元一統志大凌河在興中州下流入義州境

明統志大凌河源出大寧自義州西六十里入

境南流經廣寧左右屯衛入海

崇大凌河源出喀喇沁左翼威蘇圖

山東北折入土默特右翼界蒙古名鄂木倫東流經古興中州城南折東南流入義州九官臺邊至鮎魚塘東入海

## 羊腸河

遼史遼州有羊腸河

元一統志羊腸河在遼陽路源出州西之廢徽

州

遼時州名

境經州北四十里下流合入遼河



明統志路河在廣寧衛東四十里其上流為羊

腸河源出白雲山經鎮武堡入鑊刀湖又東合

潮河入一河自海運廢河道阻塞

崇 盛京通志羊腸河源

出邊外自土廠門東入廣寧縣境至蛇山散漫與元志所稱入遼河不同蓋明時廢塞也

### 珠子河

遼史遼州有錐子河

崇 遼之遼州在廣寧縣界錐子河即珠子河音相近

而誤也

明統志珠子河源出廣寧東北一百里白雲山

南流入遼河

按珠子河在今廣寧縣東北四十里  
盛京通志稱山水盛時有河

早則水乾或  
呼為雄子河

率賓水 扎蘭水

金史昭祖耀武入于率賓扎蘭之地所至克捷

金史烏庫哩埒克

滿洲語礪石也舊  
作留可今改正

與率賓水

達薩塔

滿洲語整也舊  
作敵庫德今改

起兵

金史穆宗時率賓水民不聽命使威泰

舊作韓  
帶今改

解見前  
召諸官告諭之

金史穆宗使訥格納往治伊喇等行至率賓水  
輒抄掠其人遂入穆魯密斯罕城及烏色伊克  
來問狀至率賓水西諾木歡村訥格納止率賓  
水東烏滿村

金史康宗初率賓水鴻觀部及威準哲爾德二  
部有異志威泰治之

金史威泰將兵伐沃赫募軍于率賓水

金史訥格納募率賓水人為兵不聽輒攻畧之

烏色撫定其民康宗二年威泰治率賓水諸部  
烏色佐之

金史康宗二年率賓水諸部不聽命使威泰往  
治其事行次呼爾哈川薩哈村名諸部皆至

金史都古嚕納為扎蘭路達貝勒太祖以扎蘭  
地薄斥鹵遷其部於率賓水

金史天會二年徙扎蘭路達貝勒完顏忠於率  
賓水

金史海陵置率賓路節度使世宗時近臣請改  
率賓為扎蘭節度使不忘舊功上曰率賓扎蘭  
二水相距千里節度使治率賓不必改實圖美  
親管明安子孫襲封者可改為扎蘭明安以示  
不忘其初

金史思敬本名薩哈扎蘭河人實圖美之子

明統志率賓河在建州東南下流入於海金時

率賓路之名以此

按率賓本渤海府名金為率  
賓路誤作蘇濱亦作恤品皆

因水得名其實一也明志稱在建州東南考  
盛京通志無此河名惟開原東南一百九十餘  
里有碩賓河與率賓河音實相近疑明人不知  
碩賓之即為恤品而誤傳在遠地耳率賓府率  
賓路詳見  
疆域門

### 海蘭水

金史景祖時海蘭水有率衆降者錄其歲月姓  
名即遣去

金史海蘭水烏凌噶部拒阻不服景祖攻之

金史歡塔與碩碩歡合兵於圖們水阿里首敗

敵兵高麗入寇以我兵守要害不得進乃還阿  
里追及於海蘭水高麗人爭走水上阿里乘之  
殺畧幾盡

元史海蘭府有海蘭河流入於海

元一統志海蘭河在瀋陽路經舊建州東南一  
千里入於海

明統志海蘭河在建州東南流千餘里入海

元海蘭府以此名

按 盛京通志海蘭河凡數  
處入混同江者二入呼爾哈

河者一入布爾哈圖河者一無入海之文元史稱海蘭所地近高麗又稱經舊建州東南則自以近高麗者為是考皇與全圖寧古塔南四百餘里有按已海蘭河阿濟格海蘭河二源合流會布爾哈圖河以達於噶哈哩河金元史所稱當即是也海蘭所海蘭路詳見前疆域門

### 拉林河

金史拉林

舊作來  
泐今改

水烏蘇展部殺完顏部人昭

祖以國俗治之大有所獲

金史景祖敗舍音

舊作謝野  
今改解見前

往見遠邊將行

次拉林水而復



金史拉必畧拉林河牧馬世祖擊之

金史烏春以其衆涉和倫拉林二水世祖親往拒之

金史烏春使人來讓曰拉林水以南布克坦水以北皆吾土也

金史遼遣節度使伊里

滿洲語立也舊作乙烈今改

來穆宗

至拉林水興和村見之

金史太祖進軍寧江州諸部兵皆會於拉林水

金史太祖與薩哈分治諸部必塔水以北太祖  
統之拉林水人民薩哈統之

金史太祖晝寐於拉林水傍夢威泰之場圍火  
禾盡焚覺而深念之以為憂

金史熙宗天眷元年詔罷拉林河混同江護遼  
地與民畊牧

金史熙宗天眷二年上獵於拉林河

松漠紀聞自上京一百五十里至拉林河

北盟會編第三十八程至拉林河三十九程至

上京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三十六程自呼勒希寨八  
十里至拉林河

明統志拉林水在會寧北出三萬衛境馬盂山  
東流至黃龍府東又東南流入女真境又東北

流入混同江

按拉林河在吉林城東北二百二十  
五里源出吉林東北之拉林山

北流入混同江明志所云  
未得其實蓋傳聞之誤

阿勒楚喀河 海古勒水

金史上京海古勒之地阿勒楚喀水源於此

阿勒

楚喀舊作按出虎今改正案金史誤解按出虎為金以附會金源二字之義考金源為遼時縣名地屬中京金因之屬北京以地有金甸而名在今喀喇沁右翼界與金初起之上京無涉詳見疆域門金上京條阿勒楚喀河源在吉林東北據松漠紀聞北盟會編大金國志等所載金上京行程過拉林河一程即至上京驛館拉林河東至阿勒楚喀不過百餘里阿勒楚喀河源在吉林城東北三百里拉林河源在吉林城東北二百二十五里核之諸書所載上京官闕在混同江東二百六十里去拉林河一百七十里者俱屬相合此按出虎即阿勒楚喀之明証也

金史上京水有阿勒楚喀

金史獻祖徙居海古勒水始築室有棟宇之制  
遂定居於阿勒楚喀水之側

金史博囉與獻祖俱徙海古勒水置屋宇焉

金史世祖將出兵聞伯赫死乃沿阿勒楚喀水  
行且欲并取海古勒珠爾蘇之衆而後戰

金史世宗大定二十四年幸阿勒楚喀水臨漪  
亭壬戌閱馬於綠野淀丙午獵於巴延淀

金史熙宗天眷元年阿勒楚喀河溢

金史杲本名薩里罕居阿勒楚喀水

金史實嘉努富察部人世居阿勒楚喀水

金史富察和珍阿勒楚喀水人也

金史博勒和舊居阿勒楚喀水徙秦州

### 呼爾哈河

新唐書列傳渤海王城臨忽汗海

按忽汗即呼爾哈河音有

緩急故不同耳

詳見渤海條

金史地理志呼爾哈

舊作胡里  
改今改正

路置節度使會

寧府東至呼爾哈六百三十里

按呼爾哈路因  
河為名詳前金

條上京

元史地理志呼爾哈路有呼爾哈江

明統志呼爾哈

舊作忽兒  
海今併改

河在開原城東北一

千里源出潭州

在遼中京  
明志誤也

城東諸山北流入松

花江

明統志呼爾哈

此又訛呼里  
改今併改

江出建州東南山

下東北匯為鏡泊又北入混同江

按明志誤以呼里改忽兒

海為二河一稱入松花江一稱入混同混同亦即松花江也今考呼爾哈河源出吉林界內色齊窩集諸河匯為一大河東注入鏡泊鏡泊即畢爾騰湖也又從鏡泊之發庫東注統寧古塔城南復東北折入混同江金史稱呼爾哈路在會寧府東北六百餘里蓋在其下流將入大江之處也明志稱匯為鏡泊蓋合上流言之也

### 琿春河

金史世紀圖們

見前

琿春

舊作渾春今改正

水之交烏庫

哩部埒克卓多起兵於穆魯密斯罕城



金史世紀太祖致穆宗教圖們琿春諸路自今

勿復稱都部長

按琿春河在寧古塔城東南六百里源出通鑿山會諸小水西

南流入圖們江

嫩江

北史太和初勿吉國乙力支貢馬稱初發其國

乘船溯難河西上

按難河即嫩江詳見勿吉行程條

新唐書列傳那河或曰他漏河東北流入黑水

按那河即難河他漏河即今滔爾河滔爾河入嫩江以達混同江混同江入黑龍江新唐書皆

誤詳見前  
勿吉條

明統志嫩河

原訛腦溫  
今改正

在開原北千里源出長

白山

明志外誤今仍  
原文馭正於後

南流入松花江

按嫩江在  
齊齊哈爾

城西五里古名難水亦曰那河源出內興安嶺  
由默爾根城西北流至齊齊哈爾東北繞西往  
南經杜爾伯特鄂爾羅斯界入混同江明時稱  
腦溫又稱諾尼音有緩急不同耳至明統志既  
云出長白山即無南流入松花江之理既係南  
流入松花江即斷非長白山所出其誤不待辨  
也

滔爾河

魏書乙力支溯難河西上至太滿河沈舟於水  
南出陸行度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

北史自和龍北行至洛瓌水又北行十五日至

太岳魯水

魏書作太魯即太滿滔爾也洛瓌洛  
孤即今老哈河並詳前勿吉行程條

新唐書粟末水西北注它滿河

按它滿即滔爾  
滔爾入嫩江以

達松花江此反謂松花

江注滔爾外誤甚矣

遼史上京臨潢府有滔爾河

遼史聖宗太平四年詔改滔爾河為長春河

遼史

原文作他魯亦  
作捷魯今改正

金史泰州長春縣有滔爾河

原文訛捷魯古考  
滔爾河源出科爾

沁西北興安山東南流  
為納蘭薩蘭池入嫩江

黑龍江

北史烏洛信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  
舊唐書室韋大山之北有大室韋部落其部落  
傍室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倫泊屈  
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

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  
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  
鞨之南東流注於海

大金國志黑水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為

混同江

按混同乃松阿哩江雖下流與黑龍江會實係二水此合為一誤

深可

二十丈餘狹處可六七十步濶者至百步

按大金國

志為宇文懋昭所撰懋昭本淮西人未嘗親至黑水所云掬之色微黑未免傳聞之誤實無是

也

通考黑水部其水掬之則色微黑目為混同江

按此亦誤以  
二江為一水

金史肇州始興縣有黑龍江

按肇州在洺爾河  
東北距齊齊哈爾

城約五

六站

金史勿吉有黑水部唐置黑水府有黑龍江所

謂白山黑水是也

元史太祖紀元年帝即皇帝位於鄂嫩

舊作幹  
難今改

正河之源

明統志黑龍江在開原城北二千五百里

按黑龍江

在黑龍江城東古名黑水亦曰完水又名室建河亦名鄂嫩河源出喀爾喀北界肯特山土人謂之鄂嫩河折而東北流至尼布楚城南一千餘里又三百餘里入黑龍江將軍界又東南至吉林烏拉界會松花江入海黑水之名始於南北朝黑龍江之名見於金史其上游則北史所載之完水舊唐書言源出俱倫泊即今庫倫湖今黑龍江之源自有鄂嫩河庫倫湖上流為克魯倫河其源與鄂嫩河相近而克魯倫又東北入黑龍江此唐書之所以致誤也

屯河

金史屯水赫舍哩部阻五國鷹路穆宗討之

金史穆宗聲言平鷹路畋于屯水而歸

金史太祖伐温都部與烏庫哩部兵沿屯水過

摩琳鄉

金史太祖自國相襲位屯水民來附

金史烏春等為難拉必兄弟乘此結屯水之民

金史忠義傳酬斡從太祖伐遼率屯水路兵招

撫薩木丹錫里肯巴噶三水拜格城邑皆降之

金史宗尹授世襲夫餘路屯河明安



元史海蘭府碩達勒達等路

詳見前  
疆城門

設萬戶府

五一曰屯距上京四千里

舊訛四十里今改按  
屯河在寧古塔城東

北七百里出屯窩集入混同江  
金史訛陶  
溫亦作土溫濤溫元史訛桃溫  
今併改

哈勒琿河

金史昭祖威順皇后圖克坦氏哈勒琿

舊作活  
刊琿今

改正水達魯鄉人

金史昂本名瓊都授上京路額勒敏哈爾琿河

世襲明安

金史拉必瑪察兄弟者哈勒琿水赫林鄉赫舍  
哩部人

金史拉必瑪察與世祖遇於野鵲水罕都入敵  
陣鏖擊之烏春烏木罕據哈勒琿水世祖既許  
之降遂還軍

金史哈勒琿水赫舍哩部拉必瑪察叛頗克綽  
歡從之

金史舍音為會寧牧海陵獵於哈勒琿水舍音

編立圍場凡平日不相能者輒杖之

明統志哈勒琿

舊作忽刺温今併改

江在開原城北九百

里南流入松花江

集哈勒琿穆昆河在吉林城西九百里源出納魯窩集

東流合賽音納音河入松花江即温水河也明志所稱未得其實

### 與婁河

新唐書萬歲通天中渤海大祚榮保太白山之

東北阻與婁河樹壁自固

婁太白即長白與婁河當為阿魯河源出

吉林安班和托峯一西南流入哈連河一流至開原入清河

蘄芋泊

元一統志蘄芋泊在定遠衛契丹地志云涇水即古泥河也自東逆流數百里至遼陽潞畜不流有蘄芋草生於泊中故名

明統志泥河一名涇水又曰蘄芋灤水多蘄芋

之草

案泥河在海城西南六十五里源出聖水山流至木真山散漫為遼時蘄芋灤非朝

鮮界內之涇江也

謹案馬眚載於漢書遠未詳於魏史自唐以後

志遼東諸水者亦繁博矣而稱引紛淆圖經舛錯或一水而誤以為二或異派而誤以為同臆揣訛傳頗多失實今皆溯其源流審其分合謹於各條下加按釐正之俾考者得以徵信云

附載

弱水

後漢書夫餘國北有弱水

晉書肅慎國北極弱水

按弱水未詳所在惟金史載有陷泉屬臨潢府

掩澗水

後漢書東明南至掩澗水

注云今高麗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梁

書作掩  
滯水

魏畧東明南至掩澗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  
東明得渡因王夫餘之地

隋書東明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之

于已尼大水

北史于已尼大水即北海

唐會要黑水靺鞨北至小海

某皇與全圖黑龍江極北有小海當

即北史所云于

已尼大水也

勃錯水

通鑑唐貞觀十九年親征高麗攻安市城不克  
引還渡遼水遼澤泥淖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  
翦草填道至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渡勃錯水

暴風雪士卒沾濕

某勃錯水當與遼河相近  
明志云在海州衛西北

布呼江

元史海蘭路萬戶府五一曰布呼江

布呼滿洲語鹿也舊

作字苦

今改

錫馨水

金史錫馨

舊作星顯今改

水赫舍哩部阿蘇阻兵為難

穆宗自將伐之

金史洪果達呼布世居錫馨水

金史阿蘇錫馨水赫舍哩部人世祖破烏春還

阿蘇父阿哈迎謁於桑阿塔灤



金史烏雅和囉噶海蘭路錫馨水人後授愛呼

見前水穆昆因家焉

鄂敏水 特克新特布水 舍音水

金史景祖時鄂敏舊作幹  
混今改水富察部特克新特

布舊作奉  
忒保今改水完顏部圖們見前水溫特赫部舍

音舊作神  
隱今改水完顏部皆相繼來附

金史伊克居舍音水完顏部為其部貝勒與鄂

敏水富察部特克新特布水完顏部圖們水溫

特赫部俱來歸金之為國自此益大

金史完顏伊爾必斯海蘭路特克新必喇明安人

金史通恩阿爾本特克新水赫舍哩部人

穆稜水

金史拉必瑪察敗於穆稜

舊作暮  
稜今改

水瑪察遯去

頗克綽歡與拉必就擒

金史拉必據穆稜水保固險阻世祖率兵圍之

金史拉必瑪察據穆稜水世祖擒拉必穆稜水人尚反側不自安使阿里罕往撫察之

野鵲水 巴拉密特水

金史拉必瑪察掠拉林水牧馬世祖至混同江與穆宗分軍世祖自圖古勒津倍道兼行遇拉必於野鵲水穆宗自額圖彈津渡江遇敵於巴

喇密特

舊作蒲盧  
買今改水

金史收國二年南路都統幹魯來見於巴喇密

特水

金史五國穆延部蘇頁叛遼景祖伐之蘇頁敗  
走巴喇密特濼時方十月冰忽解蘇頁不能軍  
衆潰去

哲克依水

金史瑪察尚據哲克依

舊作直屋  
體今改

水肅宗使太

祖先取瑪察家屬康宗至哲克依水圍之太祖  
會軍親獲瑪察

金史瑪察據哲克依水招之不聽太祖獲瑪察殺之

刷水

金史瑪察據哲克依水繕完營堡杜絕往來者恃屯水民為助使康宗伐之是歲白山混同江

大溢水與岸齊康宗自阿林岡乘舟至於刷舊作

即今水舍舟沿刷水而進

金史太祖以偏師伐尼瑪哈部沿刷水夜行襲

之

金史太祖伐尼瑪哈部刷水摩囉歡村平之

金史景祖昭肅皇后刷水鄂約村唐古部人

金史唐古德溫傳唐古德溫本名阿里上京刷

河人也

布克坦水 摩多圖水 舍琿水 特克水

金史和諾克薩克達與布呼薩克蘇及混同江

左右布克坦 舊作匹古 敦今改 水北諸部兵皆會和諾

克恃其衆有必勝之心摩多圖

舊作波多吐今改

水費

摩部鄂博貝勒附世祖和諾克等縱火焚之

金史世祖以偏師涉舍琿

舊作舍琿根今改

水經特克

舊作

貼割今改

水覆和諾克薩克達之家大霧晦冥迷失

道至摩多圖水乃覺

金史世祖破和諾克薩克達軍乘勝逐之自安

巴灣至於北隘甸死者如仆麻摩多圖水為之

赤

矩威水 圖塔水 拜格河

金史穆宗令矩威圖塔

舊作主隈  
无塔今改

兩水之民陽

為阻絕鷹路畋於屯水

見前而歸

金史穆宗使蒲嘉努以遼賜給矩威圖塔之民  
且修鷹路而歸

金史穆宗使矩威圖塔水人偽阻鷹路者且使  
言於遼平鷹路非已不可畋於屯水謂遼人曰  
吾平鷹路也遼史來賞之穆宗盡以其物與矩



威圖塔之人

金史天輔四年九月矩威水部錫勒哈達等叛  
命斡魯討之

金史矩威水部錫勒哈達殺綽哈布古德斡魯  
討之綽哈宗室子招降矩威水部以功為穆昆  
布古德領行軍千戶至是同被害

金史忠義傳布固德與綽哈俱招降矩威水部  
族天輔五年綽哈布固德往拜格河籍軍馬矩

威水部殺綽哈布固德

納琳河 梅赫河 音達琿河

金史珠勒根穆都哩上京納琳河人也後徙咸

平路梅赫河授世襲音達琿

舊作寧打渾今改  
考金史屬昌州

河穆昆

金史烏凌噶暉傳第三子天錫世襲納琳河明

安親管穆昆

阿卜薩水

金史諾延温都思忠阿卜薩

舊作阿補斯今改

水人

金史烏春阿卜薩水温都部人

沃拔灤

舒吉灤

金史收國元年遼駙馬蕭特默等將騎五萬步

四十萬至沃拔

舊作斡却今改

灤上自將禦之還至舒

吉

舊作熟結今改

灤有光見於矛端

金史太祖未至鴨子河既夜方就枕若有扶其

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

行黎明及河遼兵方壞陵道選壯士十輩擊走  
之大軍繼進遂登岸遼兵潰逐至沃稜灤

布爾噶水

金史始祖居完顏部布爾噶

舊作僕  
幹今改

水之涯

和碩河

金史章宗欽懷皇后富察氏上京路和碩

舊作  
曷速

今  
改河人也

金史富察鼎壽上京和碩河人

博勒和河

金史布薩忠義上京博勒和

舊作拔盧  
古今改

河人

金史德濟呼遜居博勒和水烏春兵出其間終  
拒而不從

伊蘇河

金史富察鄂倫上京伊蘇

舊作益  
連今改

河人

蘇素海水

金史圖克坦喀齊喀上京蘇素海水人也

納爾琿河 烏楞古河

金史完顏薩哈上京納爾琿

舊作納魯  
渾今改

河人也

其先居於烏楞古

舊作兀冷  
窟今改

河

密齊顯河

金史芬徹自上京密齊顯

舊作梅  
堅今改

河徙屯天德

初為元帥府章京

沃赫河

金史天輔四年遼上京留守托卜嘉以城降壬

戌次沃赫河

烏濟赫水

金史英悼太子葬興陵之側上送至烏濟赫

舊作

烏只黑  
今改水而還

寶霞庫河

金史瓜爾佳扎拉隆州寶霞庫

舊作失撒  
古今改

河入

也

納爾琿河

金史瓜爾佳實訥隆州納爾琿

舊作納魯  
悔今改

河人

也

案此與上京之納  
爾琿當為兩河

哈沙河

金史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上次哈沙河賜百歲

老姬帛

金史布薩揆授臨潢府路哈沙河世襲明安

烏爾呼河

金史伊喇富赫東北路烏爾呼

舊作烏連  
苦今改

河明



安人

烏魯斯哈珠水

金史肅宗與和諾克薩克達戰於烏魯斯哈珠

舊作幹魯水已再失利世祖使布卜蘇先陣於

托果原而身出搏戰敗其步軍

海倫河

金史世宗昭德皇后烏凌噶氏其先居海倫舊作

海羅伊河  
今改

德里必喇

金史顯宗孝懿皇后圖克坦氏其先德里必喇人也

實埒水

金史赫舍哩部阿勒呼丹阻兵普嘉努以偏師夜行抵實埒舊作石勒今改水襲擊破之

圖魯庫水

金史圖魯庫水赫舍哩部阻五國鷹路遠詔穆

宗討之

伯奇圖河

金史圖克坦克寧授世襲伯奇圖

舊作不扎河  
土今改

明安兼親管穆昆

和琳河

金史阿里布襲和囉噶圖明安和琳河穆昆

成默水

金史綽哈撫定成默

舊作說  
謀今改

水拜格部長和索

哩以城降

博囉水

金史天輔二年詔曰博囉

舊作匹里今改

水路完顏珠

勒呼等六穆昆貧乏之人昔嘗給以官糧置之

漁獵之地今歷日已久不知登耗可具其數以

聞

色辰水

金史色埒默至色辰

舊作斜寸今改

水取先在烏春軍

者二十二入

博多和河

金史烏雅和囉噶子五十六詔授武功將軍世

襲本路博多和

舊作婆朵  
火今改

河穆昆

必勒哈水

金史和卓哈斯罕必勒哈

舊作必里  
海今改

水人也授

必勒哈水世襲明安

珠卜奇水

金史赫木顏珠卜奇

舊作木  
吉今改

水錫默部人也

和倫水

金史德克德父阿古岱世為和倫

舊作胡  
論今改

水部

長

南圖琿河

金史瓜爾佳沃哩布南圖琿

舊作暗土  
琿今改

河人

寧嘉河

金史富珠哩定方寧嘉

舊作內  
吉今改

河人也

音德爾水

金史忠義傳特庫音德爾

舊作雅捷  
濶今改

水人

葉赫水

金史葉赫水納哈塔部安扎與人爭部族官不

得遂歸穆宗

珊沁水

金史珊沁

舊作蟬  
春今改

水烏雅部富哲固納畏烏春

強請世祖出兵其間以為重

阿里瑪河 索歡河 特通額水

金史薩里罕察必達爾兄弟嘗寇扎蘭路穆宗

遣博勒和討之至阿里瑪

舊作阿里門今改

河薩里罕

偽降掠馬畜三百而去博勒和渡索歡

舊作蘇來今改

河招降附近諸部至特通額

舊作特勝吳今改

水察必

達爾偽降復叛執而殺之

伊勒呼水

金史太宗天會二年海蘭路伊勒呼

舊作移鹿古今改



水霖雨

金史海蘭路有伊勒呼水

庫特呼河

金史額哩頁咸平路庫特呼

舊作窟吐  
忽今改

河人

雅哈河

金史忠義傳納喇綽奇咸平路雅哈

舊作伊  
改今改河

明安人

鄂爾和水

金史高永昌率衆來拒過於鄂爾和

舊作沃里活今改

水我軍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逐北至東京

城下

朱明志刪去原文沃里二字稱高永昌拒金兵於活水謂即渾河殊誤

威泰必喇

金史富察鄭留東京路威泰

舊作幹底今改

必喇明安

人

諤都河

金史富察世傑哈斯罕諤都

舊作幹萬今改

河人

德里川

案此與德里必喇是否一水實不可考今兩存之

金史天輔六年齊貝勒昱襲皮室部於德里

舊作

鐵呂川追至潢水壯大破之

今改

必爾罕水

金史遼人來攻貝勒和索哩城阿里赴之破其

衆於必爾罕

舊作闕離罕今改

水上水為之不流富埒

赫哈爾吉水馬韓島凡十餘戰破數十萬衆契

丹奚人聚舟千艘將入於海阿里以二十七舟

邀之於是蘇復州博索路皆平

伊瑪河 約羅河

金史世宗二十一年詔遣大興尹完顏朶果斯

遷河北東路兩明安上曰朕始令移此欲令女

真戶相錯安置久則自相姻親不生異意此長

久之利也今者伊瑪舊作移馬今改河明安相錯以居

甚符朕意而約羅舊作暹落今改河明安不如此可按

視其地以雜居之

案此戶雖已遷仍以舊地為明安之名

斜江

元一統志斜江在遼陽縣東按圖冊源自長白山南流經廢博索府東十里流入於海

穩圖河

明統志穩圖河在開原城東五百里源出坊州

北山北流入松花江

案今無此河名惟寧古塔城東北九百餘里有溫屯

河南流入混同又興京西有溫都河  
渾河俱不相合坊州見獲域門河州條

哈喇河

明統志哈喇河在開原城東四百里源出長白

山北松山東流合輝發江入松花江

案吉林境內入輝發

江之水頗多  
惟無哈喇河

### 繅烏河

明統志繅烏河在開原城東北五百七十里出

建州東南山東北流合圖魯瑪河入松花江

案河

名無考係  
傳聞之誤

謹按自弱水以下散見諸書而地難指實蓋譯

對既易傳記而今古亦多殊號即有稱名偶同者仍未敢據以為是並類附於後以備參稽其在前卷已因山附見者亦不復複叙云



欽定滿洲源流考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滿洲源流考卷

十六至  
十七

翰林院編修臣謝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滿洲源流考卷十六

國俗

謹案自肅慎氏楛矢石砮著于周初徵于孔子厥後夫餘挹婁靺鞨女真諸部國名雖殊而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者莫能或先焉良由稟質厚而習俗醇騎射之外他無所慕故閱數千百年異史同辭信乎扶輿剛粹之氣鍾聚於茲所以啓

王師無敵之先聲而縣

國家億萬年克詰方行之盛有由然也至於崇禮讓  
重祭祀以及官制語言之屬史文所載均有可稽  
所謂東方多君子之國而尊君親上先公後私尤  
習尚之固然無庸勉強者也臣等謹立國俗一門  
首列騎射冠服次政教文字次祭祀典禮次官制  
語言而以物產雜綴終焉自肅慎以下比類相從  
仍冠滿洲於簡端以著舊俗之相符合云

滿洲

我

國家肇造大東敦龐之俗弧矢之威自古已然恭考

實錄我

太祖高皇帝以十三甲始申天討義問宏昭乙酉年哲陳  
之役

太祖率近侍三人敗諸部八百人丙午年裴優之役我兵  
二百敗烏拉兵萬人至天命四年薩爾許之戰以

我衆數千殲明兵四十萬明之宿將銳師一舉而盡  
我

太宗文皇帝服朝鮮降蒙古松山杏山之捷破明兵十三  
萬咸用少擊衆一以當千固由

神武之姿出于

天授賢臣猛將協力同心亦我驅虎熊羆之士有勇知方  
騎射之精自其夙習而爭先敵愾氣倍奮焉故也  
若夫稟性篤敬立念肫誠祀

天祀

神典禮綦重較古人執豕酌匏之風尤為謹凜至于冠服

語言一遵舊制

訐謨諄戒永切

紹聞且自葉赫輝發烏拉哈達同一語音之國既先入

版圖我

太祖創製國書因心作則備極軌範

太宗命巴克什達海等繕譯書籍庫爾禪等記注政事天

聰六年

諭達海增加圈點七年

命記載諸臣詳加訂正同文之盛實肇于茲我

皇上繼志述事勗循舊章

諄諭八旗臣僕敦本率初罔弗

躬先而申訓之凡夫

崇勲偉績祭祀冠服語言文字之詳具載於

欽定開國方畧滿洲祭

神祭

天典禮

皇朝禮器圖式大清通禮清文鑑諸書所以嚴萬世之法守而鞏無疆丕丕基者燦然大備矣

騎射

御製恭瞻

太祖高皇帝所貽甲冑

武庫三曾器龍樓十襲緹千年過合甲七屬鄙函屏

仰

烈誠天授思難敢志攜雄關為近戶安恃一九沉

御製恭瞻

太宗文皇帝祈御弧矢

青莖如古直解角到今堅不禁秋霜感遐思寶月懸

比和經

手御似訓作心傳捷伐前猷在居歆總賴

天



御製再題寶勝寺

故老今何在祇園此尚存藉尋禽敵烈總為戴

天恩臨汝心母貳蠢茲氣已吞戎衣寰海定武器再三捫

是寺恭藏

太祖高皇帝所御甲冑數人舉之而

弗能勝

太祖文皇帝所貽弓壯士弗能開矢長

四尺餘

皇祖聖祖

繼序思

仁皇帝亦曾留寶劍云

皇祖貽厥逮耳孫綿綿瓜有瓞億載永蟠根

御製全韻詩

尼堪外蘭者奸詭趁塊危介於諸部間讒言恣紛咙

嗾明害我

祖罪魁李成梁

叶

先是尼堪外蘭陰搆明寧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呼城主阿太章京及沙濟城

主阿亥復合兵攻古呼城阿太章京妻

二路進成梁與遼陽副將分攻兩城尋克沙濟城殺

也阿亥復合兵攻古呼城阿太章京妻

往救既至見成梁兵方接戰今顯祖俟于城外

獨入城欲擄女孫歸阿太不從顯祖俟良久亦

入城探之古呼守禦甚堅成梁攻之不能克因責尼堪外蘭起釁敗軍之罪尼堪外蘭懼至城大呼給城

中士卒殺阿太降成梁盡誘城中人出而屠之

尼堪外蘭復搆明兵害景祖顯祖焉因報不

共天興師征其邦特標七大恨告

天天眷蒙

叶

然震怒往詰明邊吏曰我

太祖聞之大慟勃

汝等乃不共戴天之讐也明遣使謝曰非有意也誤耳乃歸

二祖喪

太祖謂使臣曰害我

祖父者尼堪外蘭所搆也必執以與我乃已明使不從且欲助之

太祖益恨乃于天命三年以七大

恨告天其畧曰我祖父未嘗搨明邊一草

寸土明無端起釁害我

祖父恨一也明雖起釁

我尚欲修好設碑勒誓彼此毋越疆圍越者見即誅之明復渝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每

歲踰疆攘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

助葉赫伴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

刈獲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于天明偏信其言遣使遺書詬訾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達

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  
人矣明又黨之育我還其國已而哈達數被葉赫侵

掠初呼倫諸國合兵侵我故  
我是眷今明助  
天譴之葉赫抗  
天厭呼倫啓蒙惟  
天意倒置

是非妄為割斷恨七也遂  
降守城游擊李永芳徙城中人口以歸將駐營謝哩

甸明兵一萬來追還擊敗之斬總兵張冰廢副將頗  
廷相參將蒲世芳遊擊梁汝貴等尋復攻克清河城

守城副將鄒儲賢  
及兵萬人盡殲焉

### 制書代結繼

### 文教誨愚蠢

滿州初無字  
太祖命巴克什額爾德尼  
噶蓋以蒙古字改制國書二臣以難辭

太祖曰無難也以蒙古字合我國語音聯綴成句即可因文見義遂  
裁定國書頒行傳布

定旗以八色

武功赫駭

先是我國出兵枝獵各隨族黨屯寨而行每

年以徠服人衆編三百人為一牛录其長稱牛录額  
真乙卯年設甲喇額真轄五牛录又設固山額真轄  
五甲喇左右設兩梅勒額真初設黃白  
紅藍四旗後參用其色鑲之共為八旗以次平諸部

遂建松花江

松阿哩烏拉國語謂天漢江即漢文所  
謂松花江是烏拉貝勒布占泰所據地

也於癸巳年被擒  
至癸丑年滅其部肘腋患既除疆場漸拓張  
亥年滅

哈達丙午滅輝發已未滅葉  
赫於足境壤日益恢廓矣  
遼陽駐明軍望之心已

降

右

太祖興師證明

二十萬衆明興師號稱卅萬威臨之兵分四路各出

竒並趨興京力不遺

己未二月明帝命經畧楊鶴等統兵二十萬號四十萬來攻左

翼中路以杜松王宣趙夢麟張銓督兵六萬由渾河出撫順關右翼中路以李如柏賀世賢闞鳴泰督兵六萬由清河出鴉鵲關左翼北路以馬林麻岩潘宗賢督兵四萬由開源合葉赫兵出三岔口右翼南路以劉綎康應乾督兵四萬合朝鮮兵出寬甸口明並趨我興京

太祖聞報初弗疑應之以暇安其危堂堂陣復正正旗蓋

臣志同

太宗辭

三月朔我西南兩路偵卒以明兵逼境告  
祖曰明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誘我兵而南也其

由撫順西來者必大兵急宜拒戰乃率大貝勒代善  
及衆貝勒大臣統城中兵出大貝勒前行偵卒又以  
明兵出清河路來告大貝勒曰清河路瓜兵未能驟  
至宜先往撫順以逆敵兵遂與達爾漢侍衛扈爾漢

集兵以待 太祖時 太宗文皇帝稱 四

貝勒以祀事後至謂大貝勒曰我築城夫役在界藩

山倘明兵奮力攻之奈何宜急進以安其心于是令  
軍士探甲趨至太蘭岡大貝勒與扈爾漢欲駐兵僻

地以伺 太宗曰正宜耀兵示敵壯我士卒夫役  
之膽何以僻為巴勒魯額亦都曰 四貝勒之言

是也我兵當堂堂正正以向敵遂  
督兵赴界藩對明兵營列陣而待

父子兄弟同努力，子弟之兵左右隨。人自為戰如熊羆。

快馬斫陣殲厥魁。

叶

殪尸流若雁鷺靡。

叶

先是我

兵見杜松等兵過將半尾退之與夫役合據界藩之  
吉林崖杜松引兵來攻我兵下擊一戰而斬百人我  
衆貝勒甫至見明兵攻吉林崖者約二萬人又一軍  
列薩爾滿山巔遙為聲勢大貝勒與諸將議遣兵千  
人往助防衛兵馳下壓擊而以右翼四旗夾攻之別  
以左翼四旗當薩爾滿山之兵  
太祖至復令右  
二旗兵遙望界藩明兵俟我兵馳下時并力以戰乃  
合六旗兵進攻薩爾滿山明兵列陣發鎗礮我兵仰  
射之奮力衝擊不移時破其營壘死者相枕籍而夾  
攻界藩之兵縱橫馳突無不一當百遂大破其衆明  
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皆歿於陣橫屍亘山野血流  
成渠士卒死者蔽渾河而下如流斯時馬林兵四萬



夜營於尚間崖翼旦大貝勒以三百騎馳往馬林濬  
壕三面外列火器繼列騎兵又開原道潘宗顏一軍  
約萬人營斐芬山游擊龔念遂李希泌亦率兵萬餘  
營於幹琿鄂謨環車楯列火器  
太祖與  
太

宗所率兵不滿千分其半下馬步戰明兵發火器以  
拒  
太宗引騎士衝入我步兵斫其車楯明兵又

大敗龔念遂李希泌皆陣歿  
太祖急引侍從四  
五人至尚間崖明兵方布陣  
太祖趣我軍先據

山巔下擊衆方欲登山而馬林營內及壕外兵合  
太祖令我軍下馬步戰大貝勒怒馬迎敵直入其

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與衆台吉各鼓勇  
奮進遂敗明兵斬捕無算我六旗兵亦人為戰飛

矢利刃所向無前明兵不能支大敗而遁我兵乘勝  
追擊明副將麻岩及大小將士皆陣歿總兵馬林僅

以身免  
太祖復集軍士馳攻斐芬山潘宗顏全  
軍盡殲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楊古聞明兵敗大驚遁

去時劉綰李如栢兩路之兵已近逼興京  
太祖  
至命大貝勒三貝勒及我  
太宗統軍禦劉綰而

留兵四千於都城待李如栢等  
太宗同兩貝勒

兵甫出瓦岡喀什窩集劉綰所率精銳二萬已分其

半前掠將登阿布達哩岡  
太宗告大貝勒曰况

統大兵留此相機為援吾前督兵登岡自上下擊之

大貝勒亦與  
太宗約左右夾擊  
太宗遂引

精騎三十超出衆前自山馳下擊之戰甚酣後軍遂

衝突而入大貝勒又率兵夾攻明兵大潰  
太宗

乘勝追擊與劉綰遇殲其兩營兵萬人劉綰戰死是

時明海蓋道康應乾與朝鮮兵營於富察之野甲仗堅

銳  
太宗同衆貝勒至督兵進攻明兵朝鮮兵

競發火器忽大風驟作揚沙走石烟塵反撲敵營我

軍乘之飛矢如雨又大破其衆殲二萬人康應乾遁

去游擊喬一琦奔朝鮮我兵逐之朝鮮元帥姜功烈

詣營降一琦自縊死楊鶴聞三路兵敗急檄總兵李

如柏副將賀世賢等還軍如柏等自呼蘭路遺歸我  
哨兵二十人見而鳴螺呼噪下擊殺四十人明兵奪  
路而走相蹂踐破廿萬兵弗踰時其詳則見書事詞  
死者復千餘是

也明兵二十萬四路來侵我兵以少擊衆所向克捷  
五日之間悉為我軍誅滅其宿將猛士骸骨於外  
士卒死者不啻十餘萬而我士卒僅損二百人此誠  
上天佑助神武昭宣我國家億萬載丕基

竇肇乎此詳見向所作恨不行間供驅馳薩爾濬戰  
薩爾濬之戰書事篇

王業基用示百世綿本支

右

太祖破明四路兵

射獵習軍旅國俗舊弗違以此善攻戰諸部讐

武威我

祖常冬狩雪霽餘凜泥

徒步過岡原因之行擷衣侍衛相竊語何用愛此為

聞而笑諭曰寧乏慳斯微要當崇節儉物力惜應思設解

賜爾輩完潔豈弗宜衆乃服

盛德躬行化在茲

太祖嘗出獵雪初霽恐草上浮雪  
害濡擷衣而行侍衛等私語曰上

何所不有而惜一衣耶  
太祖聞之笑曰吾豈  
為無衣而惜之吾常以衣賜  
汝等與其被雪濡

何如鮮潔為愈躬行節儉微  
物必惜汝等正當效法耳

敝袴待有功韓侯誠小

哉叶允合

示家法奕葉恒遵依

右

太祖擷衣行獵

春蒐復秋獮豈不戒虞箴惟切

觀揚志

寧辭歲月侵

皇祖以我朝素嫻騎射故能戰必勝攻必克且深念祖宗創業艱難而

開

國諸臣亦皆勇果無敵由於所習之精勤也恐承平日久人或貪安逸而忘本務是以常舉行圍之

典自康熙壬戌以迄壬寅或獵於邊牆或田於塞外幾無虛歲而南苑近在城南尺五歲或三

四益焉凡以講武習勞果前敵而敦舊俗為國家久安長治計者至深遠也

### 多能固天縱

皇祖神勇天錫力能挽強並用十  
二把長箭臣下罕有及者曾見聖諭且

矢無虛發圍中射鹿率多貫腸洞物即猛如虎健如熊捷如兔亦往往臺發殪之

### 久道仰君臨避暑山莊關受

### 恩予最深

戊子始構避暑山莊於熱河自是歲以四五月  
駐蹕秋則蒐狩木蘭孫臣十二歲時

蒙見

恩眷養育宮中扈從山莊日侍左右親  
皇祖披閱奏章引見官吏宮門習射諸事敬

識之不敢忘及至木蘭中承恩慈愛護而期許者尤出諸孫之右至今每一念及輒為淚下曾於賜居之萬壑松風榜曰紀思堂作記以誌其事所以凜遵無逸不敢晏寧駐山莊而勤政教幾幸木蘭而先勞肆武以至優撫藩部柔懷遠人無一非追憶見聞率猶成憲承祖志即期以報祖恩耳

右

聖祖行圍講武

謹案我

朝騎射精嫻所向無敵

列祖

列宗神勇天錫尤亘古所未聞猶恐臣民日久稍忘故

風復特時

諄諭及之我

皇上紹聞繩

武是

闡是

行備見於



御製詩中蓋

大訓所存非僅陳土風已也臣等謹錄冠肅慎諸條之

前以著萬世

家法所自云

周

國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民之矢也

漢

後漢書夫餘國善射其人彊勇而謹厚以弓矢  
刀矛為兵

後漢書挹婁國衆雖少而多勇力又善射發能  
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

青石為鏃案國語所稱長尺有咫者指石鏃而言而後漢書以下乃皆云矢長尺八

寸夫以四尺之弓而  
夫僅尺餘恐無是理

後漢書馬韓其人壯勇

後漢書東沃沮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

後漢書臧能步戰作矛長三大或數人共持之

### 三國

三國志夫餘其人強勇謹厚以刀矛弓矢為兵  
家家自有鎧仗

三國志挹婁人多勇力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  
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善射射人皆入目其  
人衆雖少隣國畏其弓矢卒不能服

三國志馬韓其人性強勇弁韓便步戰兵仗與  
馬韓同

晉

晉書肅慎氏一名挹婁有石弩皮骨之甲檀弓  
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

晉書夫餘國其人強勇

晉書馬韓性勇善用弓楯矛櫓雖有攻戰而貴  
相屈服弁韓其風俗類馬韓兵器亦與之同

通考挹婁處山險善射中人即死隣國畏其弓矢

南北朝

魏書勿吉其人勁悍善射弓長三尺箭長尺二

寸以石為鏃

案此云箭長尺二寸蓋沿後漢書之誤

周書百濟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

北史夫餘王子朱蒙善射王狩于田以朱蒙善

射給一矢殪獸甚多

北史新羅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  
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與百濟同每  
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

北史勿吉勝兵數千多驍武黑水部尤勁夫皆  
石鏃人皆善射以射獵為業

通考新羅八月望日大宴官吏射其庭畜牧海  
中山須食乃射

隋

隋書百濟俗尚騎射

隋書新羅風俗與百濟同

括地志靺鞨人多勇力善射弓長四尺如弩矢  
用楷青石為鏃

通考勿吉國其人勁悍常輕豆莫婁諸國其粟  
末部勝兵數千多驍武伯咄部勝兵七千安車  
骨拂涅號室黑水白山五部勝兵並不過三千  
而黑水部尤為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最

為強國人皆善射常以七八月造藥傳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隋開皇初文帝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起舞曲折多戰鬪容

唐

舊唐書黑水靺鞨處北方最稱勁健兵器有角弓及楛矢渤海靺鞨勝兵數萬人渤海王大柞榮驍勇善用兵



新唐書黑水靺鞨人勁健善步戰射獵其矢石鏃長二尺蓋楛砮遺法

冊府元龜唐龍朔三年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來歸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畧

### 五代

五代史黑水靺鞨其兵角弓楛矢

五代會要黑水靺鞨處北方尤稱勁健兵器有角弓楛矢

遼

通考契丹主嘗攻女真女真衆裁萬人而弓矢  
精勁契丹引去大為山林之兵掩襲殺戮

契丹國志女真其人朴勇每出戰皆被重扎精  
於騎射從古以來無盜賊詞訟之事

契丹國志渤海國男子多智勇有三人渤海當  
一虎之語

松漠紀聞渤海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契丹

金

太祖徙其名帳千餘戶于燕有戰則用為前驅  
金史女真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來鬻者景祖  
傾貲厚價以與貿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  
鐵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

金史遼主命穆宗討蕭哈里

滿洲語有水寬甸處也舊作海里今

改正募軍得甲千餘女真甲兵之數始見於此蓋  
未嘗滿千也至是太祖勇氣自倍曰有此甲兵

何事不可圖渤海留守以甲贈太祖太祖不受  
曰被彼甲而勝則是因彼成功也是時遼追哈  
里兵數千人攻之不能克穆宗謂遼將曰退爾  
軍我獨當取哈里太祖策馬突戰流矢中哈里  
首墮馬執而殺之大破其軍金人自此知遼兵  
之易與也

金史太祖十歲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嘗南望  
高阜一發過之度所至諭三百二十步天德三

年立射碑以識焉

金史太祖始伐遼徵諸路兵得二千五百人遼

將耶律色實

滿洲語麵條餠餠也  
舊作謝十今改政

墮馬遼人前

救太祖射救者斃併射色實飲矢之半有突騎

前又射之徹札洞胸太祖免胄而戰或自傍射

之矢拂於額太祖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將士

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自倍敵大奔蹂踐死

者十七人遼蕭嘉哩等將步騎十萬會鴨子河

太祖自將擊之甲士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  
俄與敵遇會大風起乘風擊之遼兵潰遼人嘗  
言女真兵若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金史遼帝自將七十萬自圍們西還太祖兵止  
二萬追及之使右翼先戰兵數交左翼合而攻  
之遼兵大潰我師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績

金史世宗善騎射國人推為第一每出獵耆老  
隨而觀之

金史世宗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  
海陵遷都女真人寢忘舊風非長久之計甚欲  
一至會寧使子孫見舊俗庶幾效習之二十二  
年勅西北路招討司勒明安穆昆官督部人習  
武備又謂右丞相原王曰爾嘗讀太祖實錄乎  
太祖征瑪展滿洲語大披箭也襲之至泥淖馬  
不能進太祖捨馬而步罕都滿洲語稻也舊射  
作歡都今改正  
中瑪展遂擒之創業之難如此可不思乎又謂

宰臣曰西南西北兩路招討司地隘明安人戶  
無處圍獵不能嫻習騎射委各明安穆昆官依  
時教練

金史兵志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  
俗本鷙勁人多沈雄兄弟子姪才皆良將部落  
保伍技皆銳兵無事耕可給衣食有事戰可致  
俘獲勞其筋骨以能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  
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



通考女真俗勇善射能為鹿鳴以呼羣鹿而射

之

按今哨鹿之制以本為哨具又象鹿之首戴之使鹿不疑惟精於獵者能之詳見

御

製哨  
鹿賦

大金國志女真人善騎射耐饑渴苦辛騎上下  
崖壁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

大金國志金都會寧四時皆獵燕都城外皆民  
田三時無地可獵候冬月則出出必踰月每獵  
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

大金國志金國凡用師征伐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下至百戶飲酒會食畧不間別與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無閉塞之患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即漫滅之不聞人聲軍將行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為特將任其事暨師還戰勝又大會問有功者隨功高下支賞舉以示衆衆以為薄則增之

北盟錄女真用兵以戈為前行號曰硬軍人馬皆全甲刀楛自副弓矢在後設而不發非五十步不射弓力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輒不可出隊伍之法五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長則旗幟金鼓悉備將自執旗人視所向而趨自主帥至步卒皆自控馬每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棍槍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敵

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隊而馳擊之百步之內方矢齊發中者常多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

北盟錄女真善騎上下崖壁如飛精射獵每見巧獸之蹤能躡而推之得其潛伏之所以樺皮為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鹿射之

馬擴弗齋自叙擴隨金主打圍自拉林河東行每旦金主於積雪中以一虎皮背風而坐諸將

各取所佩箭一枝擲占遠近各隨所占左右上馬軍馬皆單行每騎相去五七步接續不絕兩頭相望常及一二十里候放圍盡金主上馬去後隊一二里立認旗以行兩翼騎兵視旗進趨凡野獸自內赴外者四圍得迎射外赴內者湏主將先射凡圍如箕掌徐進約三四十里近可宿之處即兩梢合圍漸促湏史作二三十匝野獸迸走或射或擊斃之取火炙嚼騎散之宿

處金主言我國中最樂無如打圍其行軍布陣  
大概出此

冠服

御製長寧寺恭瞻

太宗所貽冠服二首

羹牆有志難為覩

冠服重瞻仰

聖靈應現吉祥雲作蓋千秋萬載護長寧

戎衣汗馬

躬勞苦繼述常懷

烈祖靈儉樸心欽發篋始微言那藉李邦寧

按元史大安閣中有故篋

李邦寧對云此世祖所遺裘帶有聖訓曰藏此使見吾樸儉云云

御製全韻詩

觀史知治亂匪詡文藻彬

常稱金世宗不愧賢君真熙宗廢舊制海陵荒樂頗大定

奮法祖勤求治理臻衣服及語言一惟舊制遵雖垂

訓如此後世忘其諄乃知耽酒色無不致亡淪又如  
達海輩屢勸易衣冠叶不從謂拒諫比喻

曉諸臣寬衣大袖坐勞薩忽挺身其孰能禦之何異尚左

人

在朕豈變更所以示子孫叶煌煌

祖訓昭世守應無悞叶卧碑勒箭亭乾隆壬申春崇德元年十一月十一

月

太宗御翔鳳樓集諸王貝勒八旗大臣等  
命內弘文院大臣讀大金世宗本紀

諭衆曰

爾等密聽之世宗者蒙古漢人諸國聲名顯著之賢  
君也故當時後世咸稱為小堯舜朕披覽此書悉其



梗槩殊覺心往神馳耳目倍加明快不勝歎賞朕思  
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至熙宗合剌及完  
顏亮之世盡廢之耽于酒色盤樂無度效漢人之陋  
習世宗即位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于孫仍效漢  
俗預為禁約屢以無忘祖宗為訓衣服語言悉遵舊  
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  
漸至懈廢忘其騎射至于哀宗社稷傾危國遂滅亡  
乃知凡為君者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先特儒臣  
巴克什達海庫爾禪屢勸朕改滿洲衣服效漢人服  
飾制度朕不從輒以為朕不納諫朕試設為比喻如  
我等于此聚集寬衣大袖左佩天石挾弓忽遇碩翁  
科羅巴圖魯勞薩挺身突入我等能禦之乎若廢騎  
射寬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與尚左手之人何以  
異耶朕發此言實為于孫萬世之計也在朕身豈有  
變更之理恐日後于孫忘舊制廢騎射以效漢俗故  
常切此慮耳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懶于騎射所以

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曰立則不動  
搖進則不回顧威名震懾莫與爭鋒此番往征燕京  
出邊我之軍威竟為爾八大臣所累矣故諭及爾等  
其謹識朕言乾隆十七年春因恭讀  
敬述此  
諭立卧碑于箭亭錫示子孫臣  
庶使皆遵聽毋忘以綿我國家億載不緒

右

# 太宗訓守冠服騎射舊制

謹按我

朝冠服制度法守攸闕尤與騎射舊俗為便

太宗文皇帝睿慮深遠反覆

申諭迴非當時達海諸臣所能仰窺萬一

皇上述

訓垂謨昭示億載洵乎

先

後聖之揆一也臣等恭錄

聖製用誌遵循仍以各史所載條繫於後以備考核

焉

漢

後漢書馬韓布袍革履弁辰衣服潔清

三國

三國志夫餘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鞞出國則尚繒繡綿罽大人加狐狸狝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冒

三國志馬韓其俗好衣幘下戶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以瓔珠為財寶或以綴衣為飾衣布袍足履革躡弁辰衣服潔清

晉

晉書夫餘國出使乃衣錦罽

晉書馬韓貴瓔珠用以綴衣衣布袍履革鞮

南北朝

魏書勿吉男子皮裘婦人布裙

周書百濟六品以上冠飾銀華七品紫帶八品

皂帶九品赤帶十品青帶十一品十二品皆黃

帶十三品至十六品皆白帶若朝拜祭天其冠

兩廂加翅戎事則否婦人衣似袍而袖微大

南史百濟衣服潔淨

北史新羅服色尚畫素

唐

舊唐書百濟國其王服大袖紫袍青錦袴烏羅  
冠金花為飾素皮帶烏革履官人畫緋為衣銀  
花飾冠庶人不得衣緋紫

新唐書新羅男子褐袴冒以黑巾婦人長襦

新唐書渤海以品為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魚五秩以上服緋牙笏銀魚六秩七秩淺緋衣八秩綠衣皆木笏

五代

五代會要新羅朝服尚白

契丹國志新羅國服色尚素

金

金史世宗謂大臣曰國初風俗淳儉居家惟布

衣非大會賓客未嘗輒烹羊豕二十七年禁女

真人不得改稱漢姓及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

金史輿服志金人之常服四帶巾盤領衣烏皮

靴其束帶曰陶罕

滿洲語帶飾也舊作吐鶻今改正

巾之制以

皂羅若紗為之其衣色多白三品以皂窄袖盤領

縫腋下為襞積而不缺袴其胷臆肩袖或飾以

金繡其從春水之服則多鶻捕鶯雜花卉之飾

其從秋水之服則以熊鹿山林為文其長中駢



取便於騎也陶罕玉為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鈐周髀小者間置於前大者施於後左右有雙鈔尾納方束中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飾左佩牌右佩刀刀貴鑲尚雞舌木黃黑相半有黑雙距者為上或三事五事實飾以醬辦樺鏹口飾以鮫或屑金鍮和漆塗鮫隙而礮平之醬辦樺皮斑文色殷紫如醬中豆辦也產其國故尚之女真人不得學南人裝束

北盟錄女真地極寒衣黑裘細布貂鼠青鼠狐  
貉之衣

大金國志金俗好衣白自滅遼臣宋漸有文飾至  
於衣服尚如舊俗貴賤以布之粗細為別富人  
春夏多以紵絲綿紬為衫裳亦間用細布冬以  
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為裘或作紵絲紬絹  
秋冬亦衣羊皮或犴鹿皮為衫袴襪皆以皮  
謹案白山黑水風氣質純騎射之精嫻士卒之

勇果自肅慎以下史傳所載皆同至於用兵若  
神人自為戰如金史所稱兄弟子姪才皆良將  
部落保伍技皆銳兵徵發調遣事同一家者尤  
與我

朝俗尚相近故能風馳電掃所向無前所謂子弟  
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猶未足盡其形容矣  
至冠服與騎射相需為用肅慎夫餘制度簡質  
新羅渤海漸事文飾金興而返質還淳務從其

朔金世宗申禁國人不得學南人裝束誠以故  
俗不可忘而於習武誠為利便我

朝冠服之制不必盡與金同而便於騎射視金史  
所載尤為過之洵億萬世所當遵守也

欽定滿洲源流考卷十六